

NAPIANYOURENDETUDI

曾祥铤

王 刚

那片诱人的 土地

—— 黔北文学论集



NA PIAN
YOURENDE
TUDI

那片诱人的土地

——黔北文学论集

曾祥铎
王刚

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

0307250

责任编辑：麦 光

封面设计：古青青

书 名 那片诱人的土地

——黔北文学论集

作 者	曾祥铨 王 刚
编 者	遵义市作家协会
出 版 社	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华润大厦 4102・41F
发 行 所	香港青文书屋
印 刷 厂	贵州遵义彩印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0 20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一九九三年四月第一版
定 价	¥4.50 元
书 号	ISBN962-469-054-1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黔北文学”(代序)

一养土木六一“新西出，中|司马赤一养土木六一“新西出”……“新小东来”“新新平白”，“新是西山”“新味出”？“文衣从品黔北多文人。家朴雅一自各了出“养”土木自各，等阳转自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之后，称著海内外文士绵绵不绝，呈现当代，享誉于文坛的则有蹇先艾、石果、傅泽、黎焕颐、何士光、李宽定、顾汶光、李发模、石定……无须把名单拉得长长的，单就遵义地区作家协会和遵义市作家协会会员将近三百人这个事实，便可推想黔北的文学活动是多么热烈。有如此的氛围，自然有大量的作品问世。其题材之广泛，包罗万象；其体裁之齐全，应有尽有。

这个文学现象必然受到关注。

一九八五年，遵义教育学院的曾祥铨、王刚、申元初三位教师发起，在学院成立了“黔北文学研究室”，数年来，他们联络作家，搜集作品，研究作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现在，由遵义市作家协会把曾、王二位（申元初先生已调离遵义，故未及编选他的文章）的研究成果选编成册，定名曰《那片诱人的土地》，并加副题《黔北文学论集》于限定内容。

黔北，真是一片诱人的土地。
文学，真是一桩诱人的事业。

两者组合为“黔北文学”，想必也是诱人的吧？不过，关于这个称谓，窃以为尚待界说……

“黔北文学研究室”成立伊始，便宣称该室的研究范围是一，黔北土著作家（或作家，下不一一申明）的作品；二，旅居黔北的作家的作品；三，反映黔北生活的作品。

由此看来，所谓“黔北文学”的含义，无疑是以地域为主的了。

把俗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引申，也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吧？比如说“山药蛋派”，“白洋淀派”“京派小说”……等等，各自的水土“养”出了各自的一群作家，而且他们的作品从选材到文采到作品的意境，也就是总的审美情趣，都有其鲜明的共同之处，于是形成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奠定了地位。

至于黔北的水土，“养”出了自己的一大批作家是毫无疑问的了，但“黔北文学”并不能作为文学流派来看待，至少迄今尚未形成。且看以蹇先艾、石果到何士光、李宽定，他们的作品除选材上有近似的偏好外，各有各的文采，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美学思维。

即令是当年声震国内的“沙滩文化”，也无鲜明的流派特征，大半是以该地的文风昌盛这个角度来命名而已。

可以说，黔北的作家们各自为战，这并非坏事，不应指责，倒是应该赞扬他们战之能胜，为黔北增光添采。

但是，从文学史的延续，从美学意义来说，创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是多么崇高而又诱人的追求！

和工业产品、农业产品任何一种劳动成果一样，文学作品也需要有人品评、鉴别、欣赏，姑且称之为“裁判”吧，这“裁判”的工作，广大的读者在做，但他们是“业余”的，还需要有“专取

裁判”来做这项工作，使之上升为理论。对于大量的黔北文学作品，“黔北文学研究室”孜孜不倦地做了许多工作。凭着这，“地域”也罢，“流派”也罢，他们的劳绩就不容抹杀。

文学评论既要对作品有所肯定，也免不了吹毛求疵。前者固然讨人喜欢（至少不反感）；后者却难免惹人生厌（至少不那么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总观本书文章，作者直言不讳的精神毋庸置疑，如是给人褒多于贬的印象，亦无可非议，一方面出于仁人之心，意在鼓励、鞭策，帮助作者总结、提高；另一方面呢，倘若作品瑕疵过甚，搞评论的就会说一句：无评论价值；也就形不成文章了。

曾祥铨先生和王刚先生，一位是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一位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年龄相差甚大，他们都教务倥偬，文学研究纯粹是在业余进行，这就使人感佩。他们领导着“黔北文学研究室”，在学院内带领学生中的文学爱好者们，把文学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不因为“业余”而懈怠。这份执着的追求，更令人感佩。

为了黔北这片诱人的土地；

为了文学这桩诱人的事业；

为了黔北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我们祝贺本书的出版，并向作者深致敬意。

(87)	蒙文皓文婧昌熊璧香《志朵新西》从	
(78)	苗文熊熊皓开勤“四五”	
(80)	苗文熊皓开勤“四五”	
(801)	苗文熊皓开勤“四五”	
(411)	苗文熊皓开勤“四五”	
代序	司马赤(1)	
(121)	苗文熊皓开勤“四五”	

综论:那片诱人的乡土

新时期黔北文学巡礼	(1)
名城文学交响乐的序曲	(22)
——遵义市作协 1991 年诗文集扫描	
《讲话》与黔北新文艺	(36)
黔北,那片诱人的乡土	(44)
——新时期黔北农村题材小说漫论	
认同·思辩·批判	(53)
——试论作为乡土文学的新时期黔北小说	
探索的历程	(63)
——黔北当代新诗一瞥	

古代与现代作家作品:古冠西南,今汇主潮

莫友芝诗歌的历史地位	(73)
------------	------

从《西洋杂志》看黎庶昌散文的成就	(78)
“五四”催开的叛逆之花	(87)
——卢葆华创作试论	
蹇先艾的乡土文学观	(98)
“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108)
——谈《水葬》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历史的足迹	(114)
——陈沂创作扫描	
黔北红军故事和黔北民俗	(127)

当代作家作品：群体崛起，佳作纷呈

石定小说漫论	(133)
溯往察今总是情	(142)
——读石定小说集《天凉好个秋》	
气象万千的“峡谷景观”	(148)
——评赵剑平的“峡谷小说”	
传统与现代的凝重思考	(156)
——戴绍康小说创作简论	
司马赤小说幽默特色的美学内核	(163)
枝抽叶长，别具一格	(169)
——龚光融中篇小说琐议	
失落的女性追求	(178)
——龚光融小说简论	
平凡人的悲歌	(186)
——评《悲欢离合一杯酒》	

痛苦的感情历程.....	(191)
——评李发模的爱情诗	
爬上那道高高的山梁.....	(199)
——杜若的“县官诗”小议	
悠扬的牧笛.....	(202)
——崔笛扬诗歌浅评	
夸父精神的传人.....	(210)
——评陈长文诗集《夸父的悲哀》	
绿水青山总是情.....	(217)
——评游记集《名山秀水情》	
名城,记下了这一页珍贵的历史	(225)
——抗洪救灾报告文学综评	
通俗小说的一枝新花.....	(233)
——读吴元喜新著《侠义风尘传》	
曲艺集《酒乡新曲》漫议.....	(240)
蕴含广博,潜力丰厚	(248)
——评《中国茅台酒的故事》	

短评·随笔:耐人咀嚼的韵味

芳菲早谢,馨香永存	(255)
——傅泽其人其作	
历尽磨难,此心不已	(257)
——古稀之年的老作家石果	
广博深邃的艺术世界.....	(259)
——何士光的创作浅谈	

水花朵朵声连声..... (261)

——李宽定创作剪影

孜孜以求,步步出新..... (263)

——石定创作简介

悲剧人生的艺术再现..... (265)

——宋渤小说谈片

真实的生活之流..... (267)

——评《坎坷人生路》

人生断面的折光..... (269)

——评宋渤的小小说

世风人品娓娓谈..... (271)

——读云山《盾剑集》

历史转折关头的形象画卷..... (273)

——简评《遵义会议纪实》

苦涩的一笑..... (275)

(818)——评中篇小说《回头一笑》.....

美丽、丰富、神奇..... (277)

——读小说集《边地》

后记..... (279)

新时期黔北文学巡礼

黔北文学，是黔北文化的集中反映，或者说是黔北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和精湛优美的艺术语言反映黔北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反映黔北的乡土民俗，黔北人的思想情感。黔北文学有悠久的历史，辉煌的现在。在这里，我们用不着追溯那显赫一时的“沙滩文化”，它作为黔北的精神宝库已积淀在黔北的精神潜流之中。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当青年蹇先艾于二十年代以《水葬》、《在贵州道上》等优秀作品写出“心曲的哀愁”之时，就建构了现代黔北文学的基本格局，对黔北文学主要风貌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建国以后，以写黔北乡土而闻名的石果，以“田园诗人”而著称的廖公弦及当时文坛上颇为活跃的傅泽，都以其丰厚的创作张扬著黔北地域和文化的独特风貌，丰富和发展了黔北文学的基本格局。这些，就是我们在阐述新时期黔北文学之前所必须追溯的最切近的文学渊源。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黔北这块土地上崛起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在贵州乃至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把黔北文学推向又一灿烂的阶段。尽管黔北文学能不能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流派还大有争议或说颇成问题，但新时期的黔北文学的确展示着迷人的风采和丰厚的

实绩，它在新时期的贵州乃至全国的文学中毫无愧色地占有它应有的地位。因此，我们对新时期的黔北文进行自称是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便觉得是很充实的了。

根据黔北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和他们创作的发展变化，我们将新时期的黔北文学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为文学的复兴阶段；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为文学的繁荣阶段；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为文学的探索阶段。我们的目的是对新时期的黔北文学作出简要的勾画，至于是否确切，我们真诚地期待着批评。

一、文学的复兴(1979—1982)

似乎可以说，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黔北作家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象新时期这样引人注目。与全国一样，经过十年的沉寂，黔北这块土地的文学也复苏抽芽，很快地便生机勃勃，在诗歌、小说领域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就。李发模的《呼声》在全国获奖，引起诗坛的震动；何士光的获奖小说《乡场上》则在全国掀起一阵“冯么爸热”；他的《种包谷的老人》再度获奖，显示出他巨大的创造潜力；李宽定的中篇小说开始展现出独特的情调和韵味，似乎为所谓的“黔北味”提供了线索和依据；以长篇历史小说《天国恨》而闻名的顾汶光似乎是一个“地区际”作家，但我们认为他同样给黔北文学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石定、司马赤等作家已开始显露出他们独特的艺术个性；上一代的作家如蹇先艾、石果、廖公弦等继续以自己的作品对黔北文坛产生特殊的影响，由此，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复兴局面令人惊喜地出现在黔北这块土地上。

李发模这位“在沃土中耕耘”的乡土诗人，在历史的反思时期，向反动的“血统论”提出了时代的控诉。十年而上溯至更久的岁月，多少青年的青春在无端地被磋砣；十年而上溯至更久的年代，封建血统论摧残了多少颗赤子之心；这一切交错在一个历史的汇合点上导致了多少人间悲剧。因此，《呼声》女主人公的命运实际上代表了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批青年的不公正遭遇。于是，当我们听到她受尽凌辱被迫离开人世发出悲愤呼喊时，我们仿佛“听见一切被遗弃的年轻人在呼喊。”（李发模《我怎么写〈呼声〉》）。

《呼声》标志李发模的诗歌艺术臻于成熟。这时期他发表了数百首抒情短诗和四首叙事诗。发表于《十月》的叙事诗《雪地上》与《呼声》主题相近，而在题材上进行了拓展；发表于《人民文学》的诗剧《黑色的星星》采用喜剧形式来建构叙事诗，同时注意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如果说李发模的叙事诗表现沉郁的感情和悲叹的格调，那么他的抒情短诗则常常体现出奔放的热情和轻灵的基调。

一九八一年三月，诗人周嘉堤在《山花》上发表组诗《被黑布蒙住眼的人》，组诗被《诗刊》转载，获得“星星奖”。《山花》的诗歌编辑差点把诗人抱起来，激动地说：“嘉堤，了不起，三十几年来，《山花》没有诗在《诗刊》上转载呀！”

“文革”开始时，周嘉堤还不满十九岁，却因编壁报而被打成“小邓拓”，惨遭折磨而至双目失明。在惨痛和绝望时，受一首志愿军伤残战士的诗所启发，他开始振作精神去寻求缪斯的玫瑰，“我在雾和泥中播下诗的种子/嫩芽就在长夜里破土。”（《诗芽》）

周嘉堤说，他的诗“是一双眼睛换来的。”这是诗人淌血的

心流出的肺腑之言。的确，他的诗有着独到的感受，奇特的想象。黑色和光明奇妙地融为一体，产生出常人难以设想的联想。这些感受、想象、联想化为充满诗情的意象，将读者引入充满奇异色彩的诗空，想象也随诗情自由升腾，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之感。

翻开周嘉堤的诗集，我们可以发现一切无生命的事物都被赋予了生命。小草、琴弦、沙漠、骆驼刺、维纳斯塑像、黑色的炸药，都成了周嘉堤诗歌中生命活力的载体。在周嘉堤光明的心地中，漆黑的万象世界具有鲜活的生命的情感领地，于是，他感受着世界，同时也进行着审美再创造，并将那深沉而优美的情感推向诗歌的艺术世界。

这一时期，小说领域里引起全国注目的，是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人民文学》80.8）。这篇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得到《红旗》杂志的转载（这是《红旗》杂志第一次登载文学作品），各种报刊也纷纷转载这篇小说，一时竟在全国形成了“冯么爸热”。

作为户籍上的何士光，他是贵阳人，从贵州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凤冈任教，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但作为作家的何士光，他只能属于黔北的土地。离开“梨花屯”人的思想情感、风俗习惯，离开黔北那个小县城的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作家的何士光就不复存在。虽然何士光今天已定居贵阳，他的作品仍然脱离不了那个黔北小镇，仍然蕴藉着那一股淡淡的悠深的黔北人的思绪，他的艺术生命已不可割离地组合在黔北的文化系统之中，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乡场上》的冯么爸，是何士光塑造出来的黔北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具有典型的弱者心态：小生产者的地位限制

了他的眼光，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自轻自贱，文化的横向隔绝和纵向断裂使他愚昧麻木，梨花屯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结构造成他扭曲变态的心理定式。但是，冯么爸不是甘受屈辱的奴才，他的心灵深处深蕴着人类要求平等自由的天性。即使在饥谨的年代，他也不惜将全家几天的口粮，换得酩酊大醉，发出“我冯么爸就不是人”的疑问。屈辱的眼光使他企羨尊严，卑贱的地位令他渴求自尊自重，仰人鼻息的生活使他向往自强自立，他渴望撕开为谋生存而戴上的假面，他要伸展被压弯的腰，被扭曲的心，痛痛快快地叫喊。

一切盼的日子终于到来，经济杠杆的强力撬翻了压在心头的封建宗法制的磐石，有了衣食温饱的冯么爸急于取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恢复人的尊严。一场小小的纠纷将他推到前台，他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吐出郁积多年的闷气，打乱了梨花屯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乡场上》主题的文学意义在于，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但解决了生产力，而且解放了人的本性。如果说，冯么爸身上具有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却未象阿Q那样沉沦而最终新生，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阿Q不过是被扭曲的人性的载体，而冯么爸却获得了人性的复归，冯么爸形象的非凡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文学摆脱政治的束缚，摆脱其工具性而达到与政治的自然融合，我们可以从《乡场上》得到这个争论不休的论题的解答性的启示。

发表于八二年六月的《种包谷的老人》给了我们一个有趣的感觉：似乎《人民文学》喜欢发表何士光的小说或者何士光喜欢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而这样的作品似乎总要获奖。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获奖小说标志着他艺术的成熟。从此形成了何士光的特色，即用雅典庄重的文学语言去描写黔北的人

物心态和乡俗民情，用淡化了的情节抒发一种深沉的感情，酿造幽远的意境，借用评论家的话来说，何士光的这篇小说“沉静得可以听见生活的脉冲。”

这一时期是何士光短篇小说的丰收季节。除以上两篇获奖小说外，还有《秋雨》、《喜悦》、《将进酒》、《故乡事》等优秀作品。他将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结集为《故乡事》，同时，还发表了中篇《草青青》，长篇《似水流年》。何士光带着他对人生的深刻理理和执着寻求，聚集于“梨花屯”的典型场景，展示富于哲理性的悲喜剧，让人于他的作品中体察到历史的厚重感。

这一时期，石定的创作还在发展阶段，虽然还没有创造出后两个时期那么光辉的成就，但已展示出他那质朴清新而幽婉纯净的悲剧性格调。司马赤的系列小说“清流人物志”已开始发表，这是喜剧式的小说创作已进入自觉审美阶段的标志。而在下一时期中将以表现黔北高原的宏伟气派而引人注目的赵剑平、戴绍康也不声不响而迈着坚实的步伐进入文坛。

然而我们不能不提到李宽定七五年就开始创作了。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年轻人的事情》后，李宽定在中篇小说的领域奇妙地发现了他的天才。《中篇小说选刊》选载了他的《爱的价值》和《小家碧玉》，以后一连串中篇小说的发表，说明李宽定的确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他的“对位”。

李宽定怀着深切的同情心来歌颂黔北女儿身上表现出来的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赞美她们心灵的纯洁美丽和神圣追求。他多从爱情婚姻着手来剖析这些女性的善良灵魂。《爱的价值》的主人公曲玉芝便是这样的形象。心地善良的曲玉芝为了道德的完善，默默地把爱深埋于心底，几十年如一日在心里滴着痛苦的爱情血。我们在为作者展示的惊心动魄的灵魂而

震撼之时也为曲玉芝在传统道德桎梏中用柏拉图式的精神追求来扼杀自己的美好青春而痛惜。

如果说《爱的价值》还有着仅从人性的角度去剖析人生的局限,那么在《小家碧玉》中,李宽定已经注意到在社会环境中更深广地展示人性。正因为如此,他作品中那一股浓郁的“黔北味”便开始扑人面而悠悠来,这正是我们在下一时期评价李宽定时将着重阐述的主要内容。

还应特别提到的是顾汶光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国恨》的问世,它拓展了黔北文学的题材范围。作品在丰富的历史资料基础上塑造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作品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黔北文学增添了光彩。

特别可贵的是,人虽老而笔不衰的蹇先艾继续以他的影响促进着贵州文化的发展,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对黔北作家的扶持和培养,黔北作家从蹇老的乡土文学中汲取了精华,我们可以从两代作家的作品中看出两代作家的相通之处。石果一方面将旧作结集为《喜风集》出版,另一方面写出《沧桑曲》等长篇大作,为黔北的文学事业作出可贵的贡献。廖公弦保持了他的创作热情不断推出新作。他的诗歌更加精美,同时,他还致力于小说尤其是电影剧本的创作。这样,新老作家们一起创造了黔北文学欣欣向荣的复兴局面。

二、文学的繁荣(1983—1984)

八三、八四年的黔北文坛继续以其盎然的生机引人注目。石定继何士光两次夺冠之后,第三次使黔北作家在全国短篇